

庫文有舊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杜少陵集詳註

(十)

仇兆鰲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杜少陵集詳註

(十)

仇兆鰲註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集詳註

冊十

仇兆鰲註

上海寶山路  
五雲王  
上海商務印書館  
及各埠書館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U SHAO LING TSI SIANG CHU  
ANNOTATED BY CHIU SHAO NGA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杜少陵集詳註

## 卷二十五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元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泊一作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一作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

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

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

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朱鶴齡注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

脅普合。朱注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州牙將楊子琳舉兵。顯一作顯。兩川不得相救。

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朱注閬州。

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唐書方鎮。

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爲節度使。尋降爲觀察使。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伏

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

鎮。哀罷音疲。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一作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

狽哉。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

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一作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

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一作缺於當時。扶泥

塗於已墜。〔朱注〕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字誤在後。鎮撫不缺句之下。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

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

重斂之下。免出一作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朱注〕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

以劍南。西山不一作不與公同也。稍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

非所以塞衆望也。〔朱注〕時章梓州臣於所守封分。一作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

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一作勅。又一作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省

之又省之。一本省之。俱作損之。劍南諸州。亦困一作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閫。一作以仗賢俊。愚臣

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

不缺。借如犬戎。假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僞親信於贊普。詩集。探其深意。意者

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朱注〕唐書。鄯州。度。西。月。河。一百里。至多。彌。國。摩。彌。疑。即多。彌。青海。註見詩集。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

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

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

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一無吐蕃岐隴逼近咸陽唐書一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八月寇奉天武功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之一作勢奉表以聞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柏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勦力萬無一稱再三愴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一作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音閑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惻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一作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爲補遺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一作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章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一本傳甫與房琯爲布衣交琯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

陸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後令沙與崔光遠頗真卿按之沙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疎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英華有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一作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廁袞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長史房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即位除名流高州少自樹立



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朱注〕「唐劉商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胡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沉聲。祝聲。蓋大少胡笳云。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度音鐸〕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集。〔英華作未〕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一本無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錢謙益曰。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爲房瑄所昵。數通賂謝。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子因以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遺絕哉。又賈謝之事。吾疑瑄者爲之。而庭蘭朽蠹。豈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慚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尙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令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蔡河北諸郡人。乘至六萬。軍聲復振。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

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鳥故切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

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

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尙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

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十

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思明以其將

薛萼攝恆州刺史子朝義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漢德

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朱注「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

下河北率爲唐所有矣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朱注「唐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營州置平

東都護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偽平盧節度徐歸道又遣兵馬使董秦將賊動靜一作利制不

兵以萃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平盧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賊動靜一作利制不

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

叔冀等軍據下三段各以等軍爲句從鄆州西北渡河朱注「唐書」鄆州隋東平郡之須昌縣屬

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乾元元年八月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先衝收魏朱注「唐書

許叔冀爲滑濮等六州節度使公作狀時叔冀尙未鎮滑濮故欲從鄆州也朱注「魏州漢魏郡元

城縣地屬河北道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朱注「上元初李

淮西節度副使殷仲卿上元初自青州刺史邇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朱注「唐書」貝州隋清河

領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孫青漢無考邇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朱注「唐書」貝州隋清河

河北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朱注「唐書」相州漢魏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

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朱注「通鑑」乾元元年八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渡沁水在澤

州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朱注〕謂郭子儀又請郭音廓口祁縣等軍〔朱按〕〔唐書〕

疑在其境〔通鑑注〕嶺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舊書〕嶺口在相州西山祁縣本

漢縣屬并州太原府時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使嶺口祁縣等軍當指二鎮之

兵募麥嵐風馳〔朱云〕或作驚嵐風馳一作驚嵐風馳一屯據林慮縣界樓煩郡之嵐城縣屬河東道

也〔朱注〕嶺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舊書〕嶺口在相州西山祁縣本

林慮屬相州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晃等軍〔朱注〕時季廣琛爲鄆州刺史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

縣〔朱注〕〔唐書〕黎陽屬衛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

罰豈在於一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

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非書按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朱注〕〔唐六典〕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及

問〔英華有古〕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初〕宜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上〕之用給郊廟宗

社〔一作郊〕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辯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涉〕略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

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朱注〕〔唐書〕未年率土未甚關總彼賦稅之

獲盡贍軍旅之用〔英華有〕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

杜少陵集詳註 十卷二十五

七

之道一作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一作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

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潼關在華州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

虞職司有愁痛之歎一作色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宜插羽先轟於騰鷹朱注薛道衡詩插羽夜徵兵敵帷不供於埋

馬朱注禮記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

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

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忤新語英華作當開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英華注云一作名之理疏奠名賢策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尙矣初聖人

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朱注唐書華陰縣有漕渠自苑

渭四引渭水因石渠會瀟灑經廣運潭至縣入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

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一作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朱注漢書

淇園志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鍵晉灼曰

淇園衛之苑也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溪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

渠水水隄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龍首又恐煩費居多續用莫立

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

空荷成雲之插。復擁填淤之泥。〔朱注〕「瀉注」見詩集。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

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尙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讓議。一作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朱注〕「左傳」楚許伯曰。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觀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

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一作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

午放其庸備。一作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英華未卜及瓜之

還。交比翳桑之餓。〔朱注〕「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往。曰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

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

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一有之聖哲。未有不

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仁一作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

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有但字下當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

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一作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

注詳洗兵馬

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遺襪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華

作雖

元輔必要之於稷卨英華作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義皇之上自古哲一作王立極大臣爲

體眇然坦途

利往何順英華作何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音策趨競一第哉文心雕龍

探事而獻說也

言中理準射侯中的頃之問孝廉一作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

文章在束以徵事易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朱注

語一景王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異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倍故爲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爲子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刀一如淳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

阜俗康一作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朱注管子使萬室之邑必有千鐘之

藏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朱注漢書封富民侯田千秋

志一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是亦一作從英華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張云下

事阿蒙唐興縣客館記唐興註見詩集原注此上元二年在成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起書

信險廣。此謂不避險。險廣淺之言。而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

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客。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

於大壯。《易傳》上棟下宇。以作之。閨閼。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崑將。一本作

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說文》序。東西牆也。所以序別內外也。發洩霜露。潛覲深矣。《揚雄甘泉賦》。一覲即靜

字。步欄復。一作。露。萬瓦在後。匪丹雘爲。實疎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

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

財。人不待子來。定。音。不待方中矣。《詩注》。一定。營室星也。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王錫曰》。一

云。王燕則諸侯毛。《下文》又云。凡諸公相爲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儀禮》。一栗

實。《注》。朝享畢而燕。則以髮之白黑爲坐次也。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

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

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廚。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廄。君

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

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杜或作杖。《張潛曰》。一

今按。一下有杜氏。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一本多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府君曰。

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爲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又曰。漢曆所謂盈六十除之者。六十即六十甲子。名曰旬周。又名紀法。滿紀者必去之。以不滿紀者爲主。蜀藝文志。疑其有闕誤。未必然。

雜述

繫按。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爲險奇。杜詩皆銓經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澁。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別觀之。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爲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朱按。史。孔巢父。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逸。此云張叔卿。豈即張叔明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遠。速

於風颺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喫。一作飽。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

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稷。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

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嗟乎。叔卿。遭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

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

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叶音興。張潛曰。進叔卿以謙退規巢父。以闊大公真益友也。



邯鄲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日  
休有九詔系述皆前散文後拈韻唐固有此一體也

秋述（朱注）一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楊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音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  
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其人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僕夫屬上句張氏將夫夫連下句引檀弓夫爲讎未然夫又  
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一莊子一安子挺  
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一本無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  
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  
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唐有東京選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愴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  
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原注）一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  
日奉此說（朱注）一寶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出左謂一無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  
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一本有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  
只知禁繫音計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